

馬克思主義者
論政治經濟學

廣西僑族自治區

委員會學校

前 言

为了配合反右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綫的学习，我們編了这份資料，供同志們参考。由于水平有限和時間仓促，錯漏不妥之处一定不少，請批評指正。

資料室

1960年1月8日

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

中层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只是为了挽救他們這種中层等級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图把历史的車輪扭向后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指他們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里來，那是指他們維護的不是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他們將來的利益，那是指他們拋棄自己原來的觀點，而接受無產階級的觀點。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年2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頁）

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是希望至多也只實行上述要求，便趕快結束革命的，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是要革命成為不停頓的，直到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都從統治地位上被撤銷，無產階級爭得國家政權，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並且在世界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国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間的競爭歸于停止，以及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無產者手里的时候為止。對於我們，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廢除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

（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1850年3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88頁）

它（指德國小商人——編者）所處的地位是在大資本家、大商人大製造業者（質言之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或勞工階級之間，這地位就決定它底階級性。渴望着爬上資產階級的地位，但一點兒橫逆的命運就把這一階級的個別分子投到無產階級的队伍中了。在專制和封建的國家里，宮廷與貴族的惠顧成了這一階級生存的必要條件，要是失去這些主顧，他們中一大部分就要破產。在較小的城市里，一隊衛戍軍，一個縣政府，一個法院和法院的屬員們，常常便構成這地方的繁榮之基礎，沒有這些東西，小商人、裁縫、鞋匠、木匠等的生意就要清淡。因此，這個階級永遠搖擺在兩個前途之間：一方面希望躋身於較富的階級之列，一方面又恐怕墮入無產階級甚至貧民的境地；一方面希望獲取一份公共事業的管理權以增進他們底利益，一方面又唯恐時機不宜的反對政府會引起政府的忿怒，——他們底生存是操在政府手裡的，因為政府有權力去掉他們的最好主顧。他們所有的財產既微少，而這財產占有之不安全性又與財產的數額成反比。這一階級的观点是極端動搖的。在強有力的封建或專制政府之下卑躬屈己，諂媚馴服，但當中等階級將要得勢的時候，它就轉到自由主義方面來了；一當中等階級獲得了他們自己底統治權的時候，它就要為強烈的民主主義幻想而發狂，但當它下面的那個階級——無產階級企圖作獨立的運動時，它就馬上又陷於可恥的恐懼失望中了。我們以後將會看到德國的這一階級輪流地從這一立場跨到另一立場，又從另一立場退回到這一立場。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1854年10月，山東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11——12頁）

以个人本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为資本主义的私有制，比起那种事实上已經以社会的生产經營为基础的資本主义所有制轉化为社会的所有制，自然是不可比較地更为持久，更为残酷，更为艰苦的过程。在那里，問題是少数掠夺者剝夺人民大众；在这里，問題是人民大众剝夺少数掠夺者。

（馬克思：“所謂原始積累”，“資本論”，第1卷，第7篇，第24章，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65頁）

作为未来无产者前身的小农，本来应当乐意傾听社会主义的宣傳。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有时候还阻碍他这样做。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1894年11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425頁）

列宁的論述

小資产階級生来就是具有兩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階級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階級，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統治階級結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階級。

（列宁：“俄國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8年，“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頁）

一切中农都想当业主，想做有錢人，可是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很少很少。僱得起僱农或短工，竭力靠別人劳动发财，

踩着別人脊背爬上富人地位的中農，是很少的。大多數中農不是僱用別人，而是自己只能受別人僱用。

（列寧：“給農村貧民”，1903年5月，“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1頁）

農村無產階級和農村資產階級的階級對抗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就預先把它揭露出來，把它說清楚，並準備迎接這個對抗所引起的鬥爭。

（列寧：“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1905年9月，“列寧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1頁）

小資產階級陣營中的我們的敵人把對內政策和經濟建設當做同我們進行鬥爭的主要場所；他們的手段就是破壞無產階級在建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事業中所法定的並且力圖實現的一切。在這裡，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即小私有者和極端利己主義的自發勢力是無產階級的死敵。

（列寧：“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1918年4月，“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0頁）

投機活動的經濟基礎，就是俄國境內特別廣泛的小私有者階層，以及在每一個小資產者那里都有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資本主義。我們知道，這種小資產階級多头蛇的千百萬觸角，時此時彼地纏住了工人中的個別階層，使投機活動得以鑽入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的所有毛孔中，從而排除國家壟斷制。

誰要是看不到這一點，那他就恰恰由於盲目無知而暴露

出自己做了小資產階級偏見的俘虜。

(列寧：“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1918年5月，“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1頁)

……中農一直是動搖的，他們不能不動搖，而且在很長時期內都會是動搖的。

(列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1919年3月，“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3——174頁)

當我們講到中農這樣一個階層的時候，就會看到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者。他們是不剝削其他勞動者的。他們在數十年內受盡千辛萬苦來保持自己的地位，親身遭受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時他們又是私有者。因此，我們對待這個動搖的階級是有很大困難的。

(同上書，第178頁)

蘇維埃政府已毅然決定，無論如何要和中農建立完全融洽的關係。當然，中農不能馬上就站到社會主義方面來，因為他們固守着已經習慣了的东西，小心謹慎地對待一切新事物，對任何號召總要先用事實、用實踐加以檢驗，如果還不相信有改變的必要，就決不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列寧：“留聲機片錄音演說”，1919年3月，“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6頁)

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專政而不愿资产阶级專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貿易，就是說，要退到“慣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1——352頁）

农民經濟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闊和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当然这是在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殘酷的斗争中保留和复活起来。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投机小販和奸商进行投机活动来反对国家收購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一般說就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列宁：“无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1919年10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頁）

农民象一般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階級專政下也是处于中間的地位：一方面，他們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大众；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单独活动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这样的經濟地位必然使他們在无产階級与资产阶级之間动摇不定。到了无产階級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銳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劇的破坏的时候，农民和一般小资产者既然最守旧、最保守，我們

就必然会看到他們忽东忽西，动摇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

（列宁：“无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1919年10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96頁）

中农无疑是习惯于个体經營的。他們是私有者，虽然他們已經沒有土地了，虽然土地私有制已經消灭了，但他們仍然是私有者，主要因为这部分农民还有粮食。中农生产的粮食超过自己的需要，因此，他們有余粮，成了挨餓的工人的剝削者。基本的任务和基本的矛盾就在这里。作为劳动者的农民，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受过資本主义压迫，他們是站在工人方面的。但是作为握有余粮的私有者，他們是习惯于把余粮看做可以自由出售的私产的。在飢餓的国家里出卖余粮，这就是变成投机者，变成剝削者，因为挨餓的人是要拿出他所有的一切来买粮食的。

（列宁：“在党的農村工作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19年11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125頁）

只有无产階級才能引导劳动羣众从資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小資产階級和半小資产階級劳动羣众預先决定“究竟是和工人階級一道走还是和資产階級一道走”这个极复杂的政治問題，那是根本不能想像的。非无无产階級劳动阶层发生动摇是必然的，他們亲身的实际體驗使他們能够把資产階級的領導和无产階級的領導作一番比較，那也是必然的。

……现实証明，只有在長久的殘酷的斗争中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沉痛經驗，才使这小资产阶级在把无产阶级專政和资产阶级專政作了比較之后，得出結論說：前者比后者好。

(列宁：“立憲會議选举和无产阶级專政”，1919年12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5—237頁)

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是分散的，其中私有财产較多的人就是私有财产較少的人的敌人；无产者廢除私有制，就是公开向他們宣战。还有許多不覺悟的无知的人，他們完全拥护一切的自由貿易，可是他們不能参加战斗，因为他們看到了在战胜剝削者的时候表現出来的紀律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們既不拥护我們，但也无力反对我們。关于私有制以及哪一个阶级領導的問題，只有阶级統治能够决定。

(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7—418頁)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驅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驅逐，又不能鎮压，必須同他們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这只有通过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圍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蝕无产阶级，經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轉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內部复发起来。无产阶

級政黨的內部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才能抵制這種惡劣影響，才能使無產階級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這是它的主要作用）。……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着的腐化活動製造着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6月，“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6頁） 1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較強大的敵人——資產階級進行的最無畏和最無情的戰鬥。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凶猛10倍。它的強大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它的各種國際聯繫牢固有力，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6月，“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頁）

我們應當對農民說：“你們想要倒退，想要全部恢復私有制和自由貿易，那就必不可免地要滾到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下面去，許許多多的歷史實例和革命實例，都証實了這一點。根據共產主義初步原理或政治經濟學初步原理中的最簡單的論點，就可以証明這是不可避免的。讓我們來分析一下

吧。农民要离开无产阶级而倒退到——并且让国家也倒退——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下面去，这对农民是不是合算呢？你们合计一下吧，或者让我们一起来合计一下吧。”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4页）

对于这种中农，对于这种有自己的经济特点和自己的经济根源的中农，我们能不能予以满足呢？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空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幻想家。……

……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我说需要经过几代，倒不是说需要经过几百年。你们都清楚地了解，获得拖拉机和机器以及把一个巨大的国家电气化，这无论如何是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办到的。

（同上书，第205页）

斯大林的论述

列宁主义无疑主张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盟，即主张和中农建立联盟，但不是主张建立任何一种联盟，而是主张和中农建立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

(斯大林：“論联共(布)党內的右傾”，1929年4月，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頁)

布哈林集团在中农問題上的錯誤就在于他們看不見中农的兩重性，看不見中农介于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兩重地位。列宁說：“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階級”。为什么呢？因为中农一方面是劳动者，这就使他和工人階級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这就使他和富农接近。由此就产生了中农的动摇。这不仅在理論上是正确的。这种动摇也是每日每时都在实际生活中表現出来的。

(斯大林：“論联共(布)党內的右傾”，1929年4月，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頁)

毛泽东的論述

小資产階級。如自耕农，手工業主，小知識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員、小員司、小事务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於这一类句，这一个階級，在人数上，在階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業主所經營的，都是小生产的經濟。这个小資产階級內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資产階級經濟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点錢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都自給外，每年有点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財，却总想爬上中产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东，往往垂着一尺長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們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中产階級頗接近，故对于中产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

分人在小資產階級中占少數，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頁）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游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里有米煮，沒有人半夜里敲門來討賑。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着眉頭在那里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么？”“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么？”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着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还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22頁）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而欲農業社會化，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頁）

農業合作化運動，从一开始，就是一種嚴重的思想的和政

治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妻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思想和政治的保证。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124页）。

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组织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做坏事。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

（毛泽东：“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文的按语，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页）

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为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毛澤东：“必須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的按語，1955年12月，“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3頁）

富裕中农說：“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鸡毛飞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兩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經濟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們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僱工，他們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們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兩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貧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現出来的。在兩三年內，看誰增产：是單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貧农和下中农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貧农和下中农組成的合作社，同單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貧农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爭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們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

（毛澤东：“誰說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語，1955年12月，“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7——778頁）

合作社的領導機關必須建立現有貧農和新下中農在領導機關中的優勢，而以老下中農和新老兩部分上中農作為輔助力量，才能按照黨的政策實現貧農和中農的團結，鞏固合作社，發展生產，正確地完成整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這個條件，中農和貧農就不能團結，合作社就不能鞏固，生產就不能發展，整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就不能實現。許多同志不懂這個道理。他們認為建立貧農優勢的問題，在土地改革時期是必要的，因為那時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貧農，還沒有上升為中農，而中農對於土地改革是搖動的，因此那時確有建立貧農優勢的必要。現在是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過去的貧農大部分已經上升為新中農，而老中農的生產資料又多，沒有老中農參加就不能解決合作社生產資料缺乏的問題。因此，這些同志認為，現在不應當提出依靠貧農或者建立貧農優勢的口號，認為這種口號會不利於合作化。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如果要用社會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制度去徹底地改造整個農村的小農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過去是半無產階級的廣大的貧農群眾，才能比較順利地辦到，否則將是很困難的。因為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比較地不固執小農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比較地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人們。他們中間的大部分現在已經變為新中農，但是他們同老中農比較起來，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農以外，大多數在政治上有較高的覺悟，他們過去的困苦生活還是容易回憶起來。還有，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比較接近，而和新老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即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農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